

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汉代合浦郡经济的发展

廖国一 庞晓燕

一、汉代合浦郡的设置及其地理位置、人口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军统一岭南。秦王朝随即在岭南设立三郡，分别是桂林、南海、象郡。汉代合浦属象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出兵平定南越国，在秦代岭南三郡基础上设置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恒合，属交州，户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班固，2007）西汉合浦郡辖今广西南部的容县、玉林、博白、北流、陆川、钦州、灵山、浦北、合浦、北海，以及广东廉江等县市，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公里（廖国一，2006a）。这是西汉时合浦的概况，到东汉情况有所变化。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合浦郡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范曄，1965）东汉合浦郡人口数量比西汉有所增加。

合浦郡的设置，确立了中央与合浦的稳定关系，为汉代合浦郡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汉代合浦郡经济的繁荣及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证明

（一）农业的繁荣

1. 水稻种植和粮食产量的提高

在汉代，水稻是合浦郡的主要粮食作物。合浦堂排西汉晚期 2 号汉墓的铜锅中发现了风化的稻谷，合浦风门岭东汉后期 24 号汉墓的陶仓中发现 5 厘米厚的风化稻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汉墓发掘中发现稻谷，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也表明水稻在汉代合浦郡的农作物中已经占据重要的地位，粮食的产量也相当可观。汉墓中出土大量的粮仓模型也体现了汉代粮食产量的提高。合浦汉墓普遍出土了陶仓、铜仓和滑石囤，这些都是装稻谷类的“粮仓”，是用来随葬的明器。其形式多样，仓体形状有长方形、直筒形、圆筒形等，仓底部有平底的，也有以四根圆柱或八根圆柱作支柱的，这些“粮仓”的仓门有一道门或两道门，有的门槛很高，架梯才可进入，门两侧有栓眼，为加栓之用。从结构上看，这些“粮仓”能通风防潮，对保存谷子非常有利。

虽然从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我们无法看出汉代合浦郡粮食产量的确切数据，但可以从它出土陶仓的数量多、设计讲究、形式多样、防潮能力强，推断出汉代合浦郡的粮食储备是相当可观的。

2.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发展，还体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上。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人工施肥以保持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充分利用水资源灌溉田地，以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需要；对种子的筛选和优良品种的引进，提高粮食产量。这些都反映了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的进步。

此外，合浦汉墓出土的一些陶器，亦是农业生产进步的侧面反映。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陶厕、陶猪圈，说明汉时的合浦人已经懂得利用人和猪的粪尿作为肥料。合浦风门岭 28 号汉墓和望牛岭西汉墓出土的陶屋是“干栏式”建筑，分上下两层，上为人居，下为畜圈，上屋设有厕所，与下

屋的猪圈相通，并且连得很近(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1972)，合浦母猪岭汉墓还出土了3件陶圜，形状各一，但都分别设有厕所和猪圈(张居英等，2007)。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收集人畜粪尿作为肥料了。另外，合浦汉墓中经常出土陶猪、陶牛、陶鸡、陶狗、陶鸭等模型。因此，当时的人们圈养这些家畜家禽，它们留下来的粪便也是肥料的来源之一。

汉代合浦郡居民除利用人畜粪尿作为肥料以增加农作物产量外，还充分利用水资源灌溉田地以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合浦郡水资源丰富，降雨量充沛，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由于合浦郡境内丘陵连绵，平原和盆地狭小，径流量分配不均，在种植季节时有旱涝发生，所以必须利用水资源解决旱涝问题。

从合浦汉墓的考古发现看，汉代合浦郡居民已经懂得利用水井解决灌溉问题。合浦县丰门岭汉墓、母猪岭汉墓、望牛岭汉墓中都出土有陶井的模型。合浦县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陶井模型，井口大部分有盖子或者上方有亭子，这是为了防雨水或脏物掉进井里，说明是人们日常饮水用的井。当时人们既然想到挖井取水用于日常生活，当然也会想到在田间挖井用于灌溉。当时的水利灌溉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水资源，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汉代合浦郡人不仅注重施肥和灌溉，还非常重视稻种的筛选。合浦汉墓出土的许多陶屋模型内都附有劳作俑，有的执杵舂米，有的端着簸箕簸米，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种子的好坏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也表明汉代合浦郡的水稻种植已经很普遍了。

3. 铁农具的使用

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发展上，据考古资料，到秦汉时期，广西铁农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广西战国时期铁器的考古发现较少，但汉代铁器的出土地点增多(冼剑民，1988)。合浦汉墓亦出土有形式多样的铁农器，包括耜、耜、镬、锄、铲等(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1986)。合浦风门岭汉墓就出土了铁耜、铁镬、铁耜各一件，合浦风门岭26号汉墓中还出土铜俑跽坐磨锄的形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合浦汉墓出土的铁器中，耜、耜、铲、镬等都是农业生产中经常使用的工具，这说明汉代合浦农业生产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是从木农具、石农具到铁农具的过渡，不能不说是农业生产上一个重大的改革。但我们必须看到，合浦郡汉墓中出土的铁器数量少，农业工具占的数量更少，并且大多是西汉中后期的墓葬中出土的。《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汉初吕后曾下令关闭南粤关市，“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牡”(班固，2007)。这表明包括广西在内的南越王国的铁器在西汉中期之前大多是从中原输入，合浦郡位于广西的最南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获得的铁器相对较少。因此，尽管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水平比汉代以前有了进步，但比起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还是相当落后的。

4.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

这一时期，合浦郡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合浦郡“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苍梧“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郁林郡“口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班固，2007)。合浦郡人口仅次于苍梧，而且这只是登记在册的户籍人口数，实际人口比这个还多。根据钟文典教授《广西通史》(第一卷)的统计，汉代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口的比数是1:6.43(汉武帝后至西汉末的人口增加数未算入其中，钟文典，1999)，按照这个比例算，合浦郡

人口应为 507841 人。汉代平均每人一年需要的粮食合 240 千克（徐硕如，1991），50 多万人一年粮食需 1.2 亿多千克。汉代水稻亩产量在 70 千克左右，一亿多千克的粮食至少需要 174 万亩的耕地。这个数字是按正常收成计算，还没有考虑由于自然灾害带来的亩产量减少的情况。由此可知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比较繁荣。

东汉合浦郡的人口有了变化。《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合浦郡“户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比西汉时增加了六千六百多人。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粮食产量的提高除了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铁农具的使用、牛耕技术的推广有关外，还需要更多的耕地。从考古材料中，我们尚无法知道汉代合浦郡的准确耕地数，但结合文献的记载，可以判断东汉合浦郡的耕地面积和人口确实比西汉以前有所增加，这反映了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

5. 园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

汉代合浦郡除种植水稻外，还种植其他的农作物，如黄豆、薏米等。杂粮之类的种植，不仅丰富了合浦粮食作物的种类，而且由于它们不同的生长特征，为人们提供了充分利用地利的可能。杂粮豆类常作为主粮的补充，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某些需要，起着主粮不能够替代的作用。汉代合浦园圃种植业的发展从考古中也有反映。合浦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土的一个格盒内，发现直径 1 厘米的果核和灰黑色的粒状小颗粒（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汉代合浦郡荔枝的种植也有了发展。合浦堂排 2 号汉墓出土的一个铜锅内盛满了稻谷和荔枝，外壳保存完好。荔枝果壳、果核都保存完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93），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荔枝标本。荔枝果肉多汁，味甘美，有芳香，营养丰富，荔枝皮药用价值很高，历来视为南方珍果的补品，原产于我国南部亚热带地区，广西是原产地之一。在合浦郡汉墓中有荔枝标本出土，说明汉代合浦郡已经种植荔枝了。

汉代合浦郡还发展了畜牧业和渔业。直到西汉初年，广西的马、牛等大牲畜，还是从北方成批输入的，合浦郡也不例外。西汉中期以后，在铁犁牛耕的逐步推广下，合浦的畜牧业才得到发展，这从发掘的合浦汉墓也可看出。在已发掘的汉墓中，出土的畜禽模型以猪最多。合浦望牛岭 1 号汉墓出土的陶屋猪圈，有猪五头；风门岭 1 号汉墓出土的陶屋内见猪进食；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土了铜牛、铜马和铜狗模型；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土的一铜池塘模型内发现鸡、鹅、鱼、青蛙等模型，出土的鼎内盛有鱼和鸡的骨骼。合浦郡汉墓还发现有鸡、鸭、鸽的明器，汉墓出土的陶屋模型常带猪圈，几乎每户每家都有。这些都说明了汉代合浦郡饲养家禽、家畜现象的存在，并且饲养家禽的种类大大增加。风门岭 26 号汉墓发现鱼骨说明汉代合浦郡渔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汉代合浦郡农业的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而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加上大批汉族人从中原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制造技术，使汉代合浦郡的手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汉代合浦郡手工业主要有制陶业、纺织业、漆器业、冶铸业等门类，其中有些门类达到了当时岭南地区的先进水平。

1. 制陶业的繁荣

汉代合浦郡制陶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制坯方面，除房屋、灶等模型为模板合制外，其他大多是都是采用轮制的办法。器物的形状规整，表面比较光滑，除了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刻画

的少许平行的弦纹及一些局部的几何形划纹和印纹以外，一般都没有什么花纹，基本是素面的。合浦郡丰门岭汉墓出土陶器纹饰简单，只有局部有几何形划纹或印纹，如圆形、方形印纹或戳印纹，以及两种弦纹的组合，或者是水波纹。纹饰的精细说明汉代合浦制陶手工业的发达。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器大多为硬陶。硬陶是陶器的一种，是用合浦当地的一种密度较大、黏性较强的黏土制成，与灰陶相比，烧制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器物表面往往拍印有细密的方格纹或刻有圈形纹、菱纹等。器物种类有瓮、罐、壶、盒、碗等。合浦汉墓还出土一些器形别具一格的陶器，如合浦郡风门岭汉墓出土的“四联罐”和“五联罐”，分别是由四个和五个小罐相互接合而成。合浦母猪岭汉墓“四耳罐”和“四耳瓮”，都带盖，盖有“凹”形钮，四耳横置于肩部（张居英等，2007）。合浦汉墓出土的许多器物，在肩部或腹部附有系绳用的钮，一些小型的盒和罐在底部附有低矮的三足。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说明汉代合浦制陶业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能够生产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

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器，带有一部分青黄釉，这属于青釉系统，一般只在南方的硬陶上发现（北方的是棕黄色和绿色的低温铅釉），颜色很浅，烧制温度很高。这些硬质釉陶从上釉技术和外观上虽与青瓷有很大的差距，但它们有一定的渊源（王仲殊，1984），为东汉后期青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体现了汉代合浦郡制陶业的发展。

汉代合浦郡制陶业的发达，还体现在器物种类的多样化上。合浦汉墓既出土鼎、壶、钗等仿铜器的器物，也出土瓮、罐、甗、盒、碗、甑等日常用器。合浦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还出土了专为随葬用的明器，如仓、灶（亦见于西汉前期墓葬）、井、猪圈、楼阁、碓房等模型，以及猪、牛、马、狗、鸡、鸭等动物模型，数量大，种类多，说明了汉代合浦郡制陶业的繁荣。

2. 纺织业的发展

汉代合浦郡的纺织手工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合浦汉墓中，发现了丝绸、抹布、纱衣、织锦、纱帽等的残片或印痕。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土了麻织物，用于棺底或包裹物品，结构严密，每平方厘米经线 11 根，纬线 9 根（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合浦堂排汉墓中还出土了纺轮（蒋廷瑜，1993）。纺织品和纺织工具的同时出土，可以判定汉墓中出土的麻织物，至少部分是本地生产。麻织物普遍用于包裹物品，体现汉代合浦郡纺织业的繁荣，因为如果没有较多的麻织物生产，是无法使用麻织物包裹物品的。

3. 漆器业的发达

据考古发现，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漆器业，到汉代，漆器业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是登峰造极（钟文典，1999）。汉代合浦郡漆器业也比较发达，可以从漆器出土的数量、种类，漆器所施花纹得到证明。具有代表性的合浦望牛岭汉墓就出土 142 件漆器，器形有羽觞、奩、盘、盒等，包括器皿、家具、丧葬用具、兵器附件等，说明漆器已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漆器的胎主要有木胎与纆胎，花纹图案丰富多彩，有飞禽、走兽、人物等，花纹有漆绘，有油彩，还有金、银、箔制成各种图纹，贴在漆器表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1972）。

4. 冶铸业的兴盛

汉代合浦郡的冶铸业有冶铁业和冶铜业。在合浦汉墓出土的青铜器物中，从器物的形制和纹

饰看，有不少可以确定是当地的产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铜凤灯，全国仅有合浦出土一对，形制极为罕见。铜凤灯背部有一圆孔放置灯盘，扁尾下垂及地，与双足形成三角支架，用以保持灯体平衡。鸟头向后弯转，嘴衔喇叭形灯罩，颈部作两套管衔接，可以拆开转动，调节亮度。灯罩通颈部及身腔，灯点燃时，浊烟通过喇叭形灯罩、鸟嘴、鸟颈，回流至鸟腹中，可以防止浊烟的污染，保持室内清洁。其灯盘可以卸开，以倒掉累积于鸟腹中的烟灰。整个灯体设计得非常巧妙和科学。除此之外，通过对合浦风门岭汉墓出土的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得出合浦的青铜器是铜、锡、铅三元合金。根据冶金学研究，三元合金铸造工艺更为优良，便于生产造型复杂、纹饰繁缛的容器。这说明当时工匠可以根据所造器物的需要，控制铜、锡、铅的比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

（三）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汉代合浦郡作为岭南与中原、东南亚国家贸易的中介和桥梁，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合浦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合浦郡的商业贸易得到繁荣发展。

1. 合浦与中原的商业贸易活动及其文物证据

合浦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是从中原交换而来的。如合浦汉墓中出土的青铜鼎、樽等器物，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器物。合浦汉墓出土的铁器、铜器数量不多，说明冶铸业不够发达，铁器需要从中原输入。这在文献中也有体现，《史记·南越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关市铁器。”为控制南越国，统治者从铁器下手，说明铁器的输入对南越国来说是件大事，南越国与中原的铁器贸易应是很频繁的。当时合浦属南越国辖地，所以从中原输入的铁器对合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合浦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从铜镜的纹饰亦可见。合浦风门岭10号汉墓出土的铜镜，圆形，圆纽座，外饰三周栉齿纹间八内向连弧纹、鸟纹、涡纹宽素缘，两周栉齿纹间有铭文“内清以日明光阴日月光”。母猪岭东汉墓出土2件铜镜，三线方框纽座，座内为四叶纹，纽座外饰规矩纹、四神纹、四乳纹等。合浦县凸鬼岭两座西汉晚期墓出土铜镜4件，分别是：日光镜，铭文右旋“见日之光，常毋相忘”，字之间饰4个涡纹；昭明镜，有铭文“内清以昭明，光天象夫日月，心□□”；青白镜，圆纽，纽座为十二连珠，饰连弧、栉纹，铭文是“絜天清天白之事天君志天行之……日忘……”；百乳镜连峰纽，座外四乳，乳间有小乳。这些纹饰与中原出土的铜镜的纹饰相像，显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说明合浦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较多。

2. 合浦的海外贸易及其文物证明

汉代合浦的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合浦汉墓出土的璧琉璃、琥珀、玛瑙等海外产品数量众多。据统计，合浦望牛岭的西汉木椁墓，出土27件水晶珠组成的串珠1串，蓝色玻璃串珠3串，琥珀印章1件，佩饰5件，花玛瑙穿坠1件。合浦堂排西汉墓葬，出土玻璃珠1656枚，玛瑙珠13枚，肉红石髓珠99枚，琥珀6件，水晶19件，以及大量绿松石。合浦凸鬼岭汉墓，出土水晶珠1粒，玛瑙耳珰3件，琥珀1件，玻璃珠149颗，玻璃珠20颗，琥珀串珠3颗。合浦母猪岭东汉墓，出土蓝色玻璃珠860粒，水晶珠7粒，玛瑙珠2粒，琥珀珠28粒。合浦九只岭东汉墓，出土玛瑙耳珰1对，玻璃珠5000粒，还出土由黄金、水晶、玛瑙、玻璃珠、琥珀等各色饰品组成的组合串饰5组（黄铮，2006）。合浦当地汉墓出土数量如此大的海外舶来品（彭书林，2006），说明汉时合浦

的海外贸易是相当繁荣的。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对合浦县县城东南约4公里处的寮尾墓地进行了发掘,在一座东汉晚期墓葬M13b中,出土了1件青绿釉陶壶,这是1件独特的海外舶来品。据专家研究,从直观印象上来看,合浦寮尾出土的这件陶壶与我国东汉时期的绿釉陶壶无论在器形还是胎、釉特征上都相去甚远,而与制作于今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的帕提亚王朝时期(Parthia,公元前247~公元226年)的陶壶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如在造型上,合浦寮尾出土的这件陶壶与帕提亚时期诸遗址出土的最典型的一种釉陶壶,都是口沿有棱且呈水平往外撇、长颈鼓腹、肩部带单把手、底有圈足的绿釉陶器;并且都是碱金属釉陶,釉面中都含有大量的氧化钠作为助熔剂,呈色剂主要为氧化铜。因此推测合浦寮尾出土的这件陶壶产自今伊朗西南部和伊拉克,生产年代在公元43~200年,属于帕提亚王朝即汉代文献中提到的安息。这件陶壶是作为一件随身日常用品通过海路来到合浦的,其主人可能来自西亚(黄珊等,2013)。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也是唯一一件东汉时期的波斯陶壶,是汉朝与波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重要物证。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与合浦有直接贸易往来的有今东南亚、南亚和欧洲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意大利等地(廖国一,2006b)。广西北部湾地区大量出土文物表明汉代的合浦商业贸易是相当发达的。

3. 货币的出现和使用

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钱币,证明汉代合浦商业贸易的繁荣。据考证,秦汉以前,广西是没有货币的,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才开始有统一的货币。合浦汉墓出土有五铢钱、货泉、大泉五十、剪轮五铢等铜钱,金属货币的流通,说明汉代合浦商业活动较以前增多。随着货币的流通,度量衡也开始出现和使用。合浦汉墓曾出土东汉时期的铜尺,长23.7厘米,宽1.75厘米,厚0.2厘米。度量衡的出现表明汉代合浦郡商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只有交换的东西多了,商业发展了,人们才注意到要公平交换,需要公认的或国家认可的度量标准。

合浦汉墓出土钱币的地点包括:合浦风门岭26号汉墓出土五铢钱2串约300枚,24号汉墓出土14枚铜钱;合浦风门岭10号汉墓出土282枚,其中大泉五十126枚,货泉10枚,其余为五铢钱;合浦母猪岭东汉墓出土76枚铜钱,均为五铢钱;合浦凸鬼岭两座西汉晚期墓出土剪轮五铢9枚;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亦出土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等铜钱。这些钱币在合浦汉墓的大量出土,反映了汉代合浦郡商业的繁荣。

三、汉代合浦郡经济繁荣的原因

合浦郡经济由汉初的初步发展到西汉中期以后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分不开的。此外,汉代统治者对合浦郡的开发也促进了合浦经济的发展。

(一) 地理因素是汉代合浦郡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

经济发展的条件,既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又要有可供利用的自然地理因素,包括地方的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即使在人类能够克服许多自然条件约束的今天,地方的经济发展及其内部结构,仍与其所在的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李炳东等,1985)。

合浦郡有着优良的港口、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水陆交通,随着这些自然条件的不断

被利用，合浦郡经济得到了发展繁荣。

1. 优良港口带动合浦郡经济的发展

合浦港是个天然的优良港口，通航时间长，安全性高。因为合浦郡地处南亚热带，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的影响，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港口终年不冻，四季皆可通航。经过广西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寻访，认为西汉合浦港在今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邓加佩，2006)。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一带是当时南流江的港口。合浦港东部有雷州半岛和北海冠头岭，风浪较小，水流较缓，在古代造船技术相对落后、防风浪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合浦港的优良条件为古航船装卸货物，供给食品、淡水乃至避风防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安全，是天然的良港。秦汉史专家张荣芳教授(1995)经过充分论证亦指出，汉代合浦港是两个“依山临海”的良好港口

合浦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使其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汉中央王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商业贸易都需要经过合浦港，因此促进了合浦港的繁荣，从而带动了合浦郡经济的发展。

2.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汉代合浦郡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合浦郡提供了丰富的以珍珠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合浦珍珠又称“南珠”，它比其他地方的珍珠质量都要好，晶莹圆润，光彩夺目。这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合浦郡濒临北部湾，风浪较小，水质肥美，咸淡适中，水温常年保持在大约 27℃。生长在这样环境下的珍珠质地胜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珍珠。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评价说：“东珠（日本产）不如西珠（欧洲产），西珠不如南珠。”珍珠是高级饰品，也是名贵中药，有定精安神、清热滋阴的功效。所以在古代中国，合浦珍珠被当作稀世珍宝进贡给朝廷（潘东元，1994）。《汉书·王章传》记载汉武帝时（公元前 32~公元前 7 年），京兆尹王章遭大将军王凤诬陷冤死，“妻子皆徙合浦”，“采珠致产数百万”（班固，2007）。这说明合浦郡采珠业已经相当发达，也说明由于合浦郡珍珠资源的丰富，仅靠采集珍珠就可在八九年间积累如此多的财富。合浦郡丰富的珍珠资源为合浦郡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除此之外，合浦郡还有丰富的海盐、陶器、地方特色水果、海生动物等资源。早在秦汉时期，合浦郡就已经开始生产海盐和烧制陶器。合浦郡范围内有很多低矮连绵的山岭，多高岭土土质，适合烧制陶器。永安黄皮果和合浦龙眼更是远近闻名。海生动物资源丰富，有“天下第一鲜”的文蛤、人称“北方人参，南方海马”之中的海马、有“海上牛奶”之称的牡蛎等（潘东元，1994）。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汉代合浦郡发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基础。

3. 便利的水路交通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前提

汉代合浦郡无论是与中原内陆的交通联系，还是与东南亚国家的交通都比较通畅。自秦始皇开灵渠通桂门关以来，从中原出发，可沿长江水系，由湘江过灵渠进入桂江，到西江，入北流河，出桂门关，然后沿南流江直达合浦郡。当时中原产品输入环北部湾及海外，大都走这条路线。云、贵、川等地区到合浦郡的水路交通也非常便利，沿南北盘江而下，经今广西的天峨、来宾到郁江，溯郁江到今贵港，从陆路转至今玉林，沿南流江到达合浦（刑丙章，1984）。汉代合浦港又是连接汉王朝、南亚、北非国家最为便利的出海口，是当时中国对外交往重要的中转站。自合浦港沿岸西行，可以到达中南半岛。汉代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较低，当时还没有指南针，而且船只的抗风浪能力较差，连续航行的能力也有限，为了减少风险和避免迷失方向，只能采取沿海航行的方法，

并且尽可能走便捷的航线。汉代合浦郡是汉王朝国土最南部的地区之一，从合浦郡出发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地是最为便捷的。合浦郡优越的水路交通，使得合浦郡的远洋贸易和对内贸易空前繁荣。

（二）汉朝的“徙合浦”政策促进了合浦的开发

“徙”即“迁徙”，是一种处罚罪人的刑制。汉代的“徙边”作为一种刑制是从秦代的“迁”或“适”（谪）发展而来的。合浦郡属汉朝国土的南方边郡，被流放到合浦郡的一般是罪行严重、大逆不道之徒的家属。根据有关专家统计，流徙合浦的罪犯一般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高官贵族、皇亲国戚及其家属（蒋廷瑜，2006）。流放之后，中央王朝对他们的限制较少，除未经皇帝许可不能返回原籍或京城外，没有太多的限制。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力物力、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能，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如京兆尹王章之妻，被发配到合浦后，利用靠海之利，发展采珠业，很快“致产数百万”。流徙者带去了中原较先进的手工技术，可以说合浦郡的制陶业、采珠业、青铜铸造业的发达，粮食种植的发展，与流徙者对合浦郡的贡献也有一定的关系。

四、汉代合浦郡经济繁荣对当今合浦经济发展的启示

汉代合浦郡的繁荣发展对当今合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首先，保持中央与地方的稳定关系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地方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自汉武帝设合浦郡，明确规定合浦是汉王朝的一个郡县后，中央对合浦郡实行有效统治，以减少矛盾的发生，稳定中央与合浦郡的关系，为合浦郡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所以当今合浦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央的政策支持，而实施政策的力度在于稳定。其次，要合理开发利用地方资源，发展特色经济。汉代合浦郡采珠业和特色水果种植业的发达，促进了合浦郡经济的繁荣发展。地方经济的竞争力主要在于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合浦珍珠闻名全国，山口红树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面积第二大的海生植物林，合浦还拥有众多的海生动植物资源，拥有丰富的汉代文物，其气候适宜荔枝、龙眼、芒果等水果的生长，我们应该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最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先进技术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上，先进的生产工具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汉代合浦郡正是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商业贸易，引进外来产品和先进技术，才有如此一段辉煌的历史。近代中国因闭关自守而落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此，对地方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今合浦的发展要发扬汉代合浦的对外开放的传统，不仅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还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才能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 班固, 2007.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 北京钢铁学院理论学习小组, 1975. 从冶铁技术的发展看先秦两汉时期的儒法斗争[J]. 化学通报, (1): 7-12.
- 蔡永华, 1983. 西汉早期大墓葬俗特征浅析[J]. 考古与文物, (1): 93-96.
- 蔡永华, 1985. 略论西汉的随葬特征[J]. 考古与文物, (2): 68-73.
- 陈文华, 1985.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农业生产技术[J]. 文物, (8): 41-48.
- 邓加佩, 2006. 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C] // 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范晔, 1965. 后汉书·郡国制[M]. 北京: 中华书局: 3531.
- 高崇文, 2006. 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J]. 考古学报, (4): 447-472.
- 广东省博物馆, 1997. 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J]. 考古, (4): 268-277.
- 广西文物队, 1986. 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2): 1099-1105.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合浦县博物馆, 1986. 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J]. 考古, (9): 792-799.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1980. 广西近年来发现的四件铜鼓[J]. 考古, (4): 380-381, 371.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1982. 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J]. 考古, (4): 355-364.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1984. 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J]. 考古, (1): 59-68.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1993. 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 1950-1990[R].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1998. 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J]. 考古, (11): 48-59.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2006. 广西考古文集[M]. 第二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合浦县博物馆, 2006. 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83, 62, 181, 96, 58.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 1972. 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J]. 考古, (5): 20-30.
-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1960. 广州西村西汉木椁墓简报[J]. 考古, (1): 11-15.
- 洪声, 1974. 广西古代铜鼓研究[J]. 考古学报, (1): 45-90.
- 黄启善, 1985. 广西贵县北郊汉墓[J]. 考古, (3): 197-215.
- 黄启善, 1988. 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J]. 考古, (3): 264-276.
- 黄启善, 1992. 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J]. 文物, (9): 46-48.
- 黄珊, 熊昭明, 赵春燕, 2013. 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J]. 考古, (8): 87-96.
- 黄晓芬, 1996. 汉墓形制的变革——试析竖穴式椁墓向横穴式墓室的演变过程[J]. 考古与文, (1): 49-69.
- 黄铮, 2006. 广西合浦: 我国最早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c] // 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姜宝莲, 2004. 秦汉半两钱范的研究[J]. 考古与文物, (5): 41-49.
- 蒋廷瑜, 1993. 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C]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 1950-1990.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蒋廷瑜, 1998. 广西考古四十年概述[J]. 考古, (11): 1-10.
- 蒋廷瑜, 2002. 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J]. 考古学报, (3): 277-302.
- 蒋廷瑜, 2006. 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C] // 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李炳东, 弋德华, 1985. 广西农业经济史稿[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
- 李铨, 封绍柱, 周华, 2003. 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探讨[J]. 文物, (11):71-74.
- 梁旭达, 覃圣敏, 1987. 广西浦北县出土的青铜器[J]. 文物, (1):51-53.
- 廖国一, 2006a. 汉代环北部湾货币流通圈与海上丝绸之路——以环北部湾地区中国与越南汉代墓葬出土钱币为例[J]. 广西金融研究, (zL):40-46.
- 廖国一, 2006b. 汉代合浦对外贸易及其意义[C]//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刘庆柱, 1999. 秦汉考古学五十年[J]. 考古, (9):35-46.
- 刘振东, 1999. 中国古代陵墓中的外藏椁——汉代王、侯墓制研究之二[J]. 考古与文物, (4):77-87.
- 刘振东, 张建锋, 2007. 西汉砖瓦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 (3):339-358.
- 卢岩, 单月英, 2007. 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饰牌[J]. 考古与文物, (4):45-55.
- 罗黎, 2001. 汉代彩绘的铜镜绘制的工艺及颜料研究[J]. 考古与文物, (4):82-84.
- 潘东元, 1994. 合浦县志[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312-316.
- 彭书林, 2006. 合浦汉墓出土的佩饰品[C]//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06.
- 覃延欢, 廖国一, 1998. 广西史稿[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宋兆麟, 1976. 西汉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二牛三人耦犁的推广和改进[J]. 考古, (1):3-8.
- 孙机, 2004. 关于汉代漆器的几个问题[J]. 文物, (12):48-56.
- 王仲殊, 1984. 汉代考古学概说[M]. 北京: 中华书局: 78.
- 吴小平, 2007. 汉代铜壶的类型穴的研究[J]. 考古学报, (1):29-60.
- 冼剑民, 1988. 汉代岭南的青铜业和冶铁业[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3):49-54.
- 刑丙章, 1984. 秦汉时期北方与岭南交通的发展变化[M].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社版), (3):126-128.
- 徐硕如, 1991. 汉代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71-78.
- 于风芝, 1997. 广西出土古代铜镜选介[J]. 文物, (5):81-83.
- 张居英, 陆露, 2007. 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J]. 考古, (2):19-38.
- 张荣芳, 1995. 秦汉史论集[M]. 外三篇,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19.
- 张荣芳, 2005. 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 钟文典, 1999. 广西通史[M]. 第一卷,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88.
- 嵇振西, 杜保仁, 1982. 论秦汉时期的仓[J]. 考古与文物, (6):84-94.